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 第三十三回 香閨內侍女得信 扮女裝書生逃回

富貴五更春夢，功名一片浮雲。眼前骨肉也非真，恩愛反成仇恨。休將是非自惹，莫以煩惱纏身，清心寡慾脫凡塵，快樂風光本分。這首閒詞按下。

話表瑞雲小姐上得樓來，叫道：「臨妝，不好了！賤人呀，此刻禍事降臨，還不快來！」臨妝正與呂昆在房內著棋，只聽得「禍事降臨」四個字，唬得他行車走到馬上去了，忙忙取起棋盤、棋子，望著呂昆道：「相公不必著驚，待我看看何事就來。」款款動蓮，來到小姐房中，問道：「小姐，有何禍事？」瑞雲道：「賤人呀，你身居內室，死活不知。適才安福回來，稟知太太，說老爺告老還鄉。船已頂了馬頭，來請鑰匙，去開後門上行李。老爺少停就到家了，倘或知道此事，如何是好？那日我原命你送他出去，並非我與他有瓜葛。只因你這賤人貽禍坑奴，禍患不小。趁此老爺未到家時，快快命他早些下樓，叫他出去。言語之中，留心要緊！」你道瑞雲小姐為何說這一句話？亦不過暗藏春色，包羅萬象。見得那呂昆自從到我樓上以來，我原命你送他出去，無奈你〔與〕他難解難分，我與他並無苟且。但今日去後，必須要他讀書成名，婚姻有分，切不可在人前談及我家閨闈。雖係臨妝不正，到底有關名節。這正是：

再三不用叮嚀囑，盡在低頭不語中。

臨妝答應道：「小姐請放心，婢子自然把小姐這番言語吩咐於他，叫他謹言要緊。」瑞雲小姐不敢在樓上擔擱，恐他父親一時回來，畢竟要去迎接為是，只得下了樓來。

一會工夫，有人稟道：「老爺回來了！」太太同著小姐迎至大廳，只見安老爺坐著八轎，後面跟了幾個家丁，打外面進來。有人將屏門開得現現成成，老爺下轎進來，吩咐掩上屏門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夫人！我兒！」太太同小姐接見道：「恭喜相公賀喜爺爺！」母女父子三人見過了禮，吩咐備酒，晚間接風。眾家人也來叩見。

再言老爺同著夫人、小姐回到後邊，有人巡過了茶，夫人道：「請問老爺，京中幾時動身？因何聖上肯准老爺回來？」安老爺道：「老夫一則離家日久，二來膝下無靠，為了女兒終身大事，日夜焦心。蒙聖上准假回鄉，一家團聚。但不知近日女孩兒可曾受過人家的聘否？」談氏夫人道：「相公再不要說起！為這件事費盡了心機，眼前說的那些人家，也曾發了許多庚帖，不是無才，就是無貌，再不然就是人窮，因此並未定局。相公今日回來，正好商議。在我的意思，人家寒些到也不妨，只要女婿人品出眾，或者招贅在家下，卻也可以〔使〕得。」安老爺道：「婚姻大事，不可造次，宜慢慢圖之，且自從緩。況且我們蘇州地方是人文之地，何愁一婿難求？夫人放心！但不知今歲蘇州可有什麼新文？」夫人聞得老爺問新文，連連的回道：「我們是女道之家，那裡去管閒事？若說新文，沒有別的，今年春間聽得家下人說：五花街當日呂靜書老爺的公子，名喚呂昆，不知為著何事出去，音信全無；他家太太都想出病來了。不知目下可曾回家。」小姐坐在旁邊，暗暗心中好笑，又言不出口。安老爺道：「想呂靜兄只有一子，若是找尋不著，將來接代傳宗，倚著何人？」安老爺想到這隻句話上，打動機關，看一看自己的鬚鬚，不覺兩目已紅：「見得呂年兄有子，尚且不能傳宗；我安家將來宗支永絕。」正所謂：

國家有難思良將，人到中年想子孫。

安老正是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夫妻父女談些家常，天色漸晚，自然夫人命人擺酒，代老爺接風。老爺次日出門拜客不題。

且言臨妝得了這個信，慌慌報與呂昆知道：「老爺今日在京中回來了，小姐叫我送你出去。我想今日萬不能夠再留你住幾日了。」一頭哭著，一頭說道：「依你是去與不去？」呂昆道：「姐姐說那裡話？既是尊府老爺回來了，小生當得趁此機會出去，保全小姐與姐姐的名節。理該如此，何必下淚？我們後會有期。」

臨妝見他方巾直擺，難（雖）以下樓，恐人觀之不雅。卻好有個賣花婦人，有個花籃寄在樓上，取將出來。把呂昆的方巾直擺命他脫下來，並將鞋襪都收在裡面。自己取出衣服，先將他頭梳起個饅頭髮兒，戴了兩股金釵，左右耳上將一對金圈箱將起來，搽煙抹粉，裡面穿一件茄花色夾襖，加上件玉色綾背心。下襯件灑花綢裙，悄悄下樓。不知偷了那個姐姐一雙半大花鞋，卻也合腳。呂昆裝扮起來，在鏡子裡面一看，正是：

無奈蟾宮折桂客，到做調油弄粉人。

呂昆渾身俱是婦人裝扮，只有一件不像：走路還是男子形藏。臨妝速速教他幾步，也會做作起來。臨妝見呂昆這雙腳，又好笑，又好惱，連開口道：「我有粗詞一首奉送。」因口占《黃鶯兒》一曲：

元漏闊胖尖，步香閨一溜煙。羅裙低係羞人見，恨當初少年，愛寬鬆懶纏。花容月貌因他欠，最堪憐；洞房花燭，壓損俏郎肩。

呂昆明知是打趣他的，笑了一笑，道：「姐姐有何言語，吩咐幾句，小生要告別了。」臨妝道：「我家小姐說你去外面，緊緊記著『有關名節』四字，人前須要謹言。小姐這句話是包羅萬象，有多少情節說不出來。你此去，必須要：

早圖連裡成佳偶，免得紅顏歎白頭。」

呂昆道：「自然央媒前來說合，姐姐但請放心。」取著花籃就要動身。

臨妝道：「你在路上必須要揀個僻靜之處，將身上衣服換了，方可回府。見了太夫人，切不可言及。還有一言奉告：自適君之後，個月以來，至此時身不自由，月水不通，烏雲懶整，茶飯少思，想是六甲成胎。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呂昆聽了，吃驚道：「姐姐何不早說？直到今番措手不及，怎麼樣處？」臨妝道：「相公不必害怕，事已至此，只好聽天由命罷了。」二人談心，各各傷感。此刻金烏西墜，天色已晚，慌慌取著花籃，相送下樓，開旁廂腰門，走明巷。好在此刻〔那〕些丫環婦女聽見老爺回來，都到前邊伺候。他二人來到明巷，只見外面燈球火把往來，俱是扛抬行李之人。眾人也不敢查問。送至後門，臨妝淚滴道：「相公好生走！言語在心，不可忘卻。」呂昆道：「姐姐請回罷。」臨妝送了他出門，方才放心。自然報與小姐不題。